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性理門

性學 (附) 性情　性命　情　命

名流擧業

立意發端 性同而理亦同○觀正蒙養性之論則知人無異性觀西銘理一之旨則知性無異理惟人無異性故賢愚之異雖殊而其本則一惟性無異理故君子之論雖殊而其旨則同知其所以同必究其所以異泥其所以異而不求其所以同秪見其惑而已矣夫人之生也其初蓋均一天耳秉彝好德同此降衷也良知良能同此物則也自其原於天者謂之性故充於性者則爲氣感於性者則爲情而具於性者則

為才有能養其氣而不使之害節其情而不使之流全其才
而不使之偏復乎其初之本然則性之全體合一而無間矣
君子宜若不必自為紛紛之論也柰之何有夜氣不存而秉
彜之性遂汨私情既熾而天降之才已虧聖賢懼夫正理之
不明而心學之日晦於是曰性曰氣曰情曰才始不得不區
別言之嗚呼吾知其非自為異以相求勝也求以發明乎是
理而不厭其條目之詳耳

性亦難乎為言○且性果有待而後知乎果無待而後知乎
吾嘗自其有生之初求之良能良知受衷於天清明在躬萬
善咸備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初非厚於此而薄於彼豐
於聖而嗇於愚則性非有所待而知者又嘗自其有生之後

言之道本天下之所共由也而每病於知道者寡德本天下之所同得也而每病於知德者鮮飲食而不知其味衣服而不知其名逹觀乎斯世之間而冥行罔覺者往往而是也則性又若不無所待而知者嗟夫天命之性均稟於物虚靈瑩徹本無所蔽則謂之無所待而知宜也若夫氣稟之性清濁或異物欲之誘易汩其眞則槩謂之無所待而知毋亦語焉而未詳也耶

讀書偶識 孟子性善之論○孟子之言性本不爲善惡言也自夫人善惡既萌於心則已非性矣乃其未萌之初性之所有不可得而言孟子乃以善名之是即赤子之心也天命之性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也是其所謂故也自是而後乃有

善惡之分既曰善惡則已非性善而失其故矣然亦未始不爲善也彼其終日爲不善倏然勃然若不可禦者及其中夜而思未始不竦然悔而惕然懼也蓋人之情有安於流寓而出處之不常者矣而故之所居者終不能自厭於其中有樂於外慕而迁變之靡定者矣而故之所習者終不能自蔽於其外況夫其性得之於天者其本若是外物安得而終勝之哉故極其自本自根於善惡未分之始而窮其發形著見於善惡已分之後則是性也果不可以善而名之乎

法祖嘉猷 我朝儒先論性○我朝諸君子前後相承無非講明聖賢正大之學蓋自濂溪浚其源伊川導其流而性學益大明於天下今觀通書言五行各一其性人得其秀而最靈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人孰不疑其言之過不知善惡之分乃出於感動之餘而定之以主靜者蓋不若是也至於程氏之論性必欲兼氣爲言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是又互相發明而必欲學者之知性也是又從善而不溺請子之不善者也

先儒論性有二○有本然之性有所稟之性本然之性出於命所謂天地之性是也所稟之性出於氣所謂氣質之性是也出於命者無不善稟於氣者有善不善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之所稟可以類推矣故曰命曰心皆本然之性也曰才曰氣皆所稟之性也聖人論所稟之性則曰相近論本然之性則曰繼之者善二者相參而並言未始闕一

焉孟子之言性以本然言之也告子荀揚韓之言是以所稟言之也人惟執所稟之性以論本然之性則張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因其所稟而反之本然則無非善也此孟子之論所以有異於諸子也此關洛諸公之言性所以得孟子之遺旨也

鄭汝諧性同而才有異○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矣木之所同也性也然而至於堅者之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

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情淚而性終存○且獨不觀諸水乎寒泉冽食之初投一芥而立見及夫沙或混焉而後向之清者始濁又獨不觀諸火乎崛岡焚如之初燭幽隱而無遺及夫烟或鬱焉而後向之明者始昏夫謂濁者之非水不可也而不可以言水之性何者沙去而水復清則清者乃其本然者也謂昏者之非火不可也而不可以言火之性何者煙去而火復明則明者乃其本然者也言天下之性而求不恃其所以然顧可無極本窮源之論也哉
性不外乎四端○今天下之言性者未有不舍其實然之理而求之也論性而至於仁義則曰蹩躠踶跂失其常然者也

夫楚蘧蹝跂固非仁義之情若曰舍仁義而求性則性果何在論性而至於禮智則曰虛偽巧詐賊其天眞者也夫虛偽巧詐固非禮智之實若曰舍禮智而求性則性果何有是皆遺其下而慕其高厭其粗而求其精不知高下初無二用精粗初無二理以性論性不若以仁義禮智而論性性者所以名其稟受之初而四端者乃性之德也

緒言駢珠

天所賦者爲命　人均此生則均此性

物所受者爲性　人均此性則均此理

自心之外無餘性　惟皇上帝降衷于民人孰無是性

自性之外無餘理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性孰無是理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之始也出於天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性之成也係於人也
仁義禮智其端雖此心之所發而實吾性之所具
百行萬善其用雖此心之所充而實吾性之所全
反觀於人生而靜之初則天之命我者爲甚備也
回視於降衷秉彝之始則我之得天者爲甚厚也
包羅乎萬象覆育乎萬物豈非天之體乎
降衷乎庶民賦予乎萬物豈非天之理乎
善治田者耘其稂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
善治性者長其善根而去其惡習不善治性者反之
嘗命獻策臆說非能言性○性之難言久矣自道之衰先王

之教不行世之君子未嘗不精究力講求其至微至密之處以爲的於天下而求其一定不易之說則未之有也彼惟見夫材品之異分賢聖之相遠有不容以一等論者則曰是性也其未必皆善也其必或善而或惡也周衰以來號爲深識遠見者各執其說以求勝於天下若此者其幾人矣然已以爲然人以爲否或一有取焉而終見棄於天下之公論嗟夫天下之性一而已矣而安有若是之雜言者是無他不酌諸天下之公而以私見臆說求焉是無惑乎辨之愈力究之愈精而天下愈不服也

理同而氣稟異○人之生也同稟於一氣而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

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風爲風之出所無異氣也而噓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因其聲之不同而謂其有異風可乎孟子謂性善正類此也荀卿言性惡揚雄言人之性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蓋皆蔽於末流而不知其本也

[illegible]紹性善非孟私言○雖然性善之論雖起於孟子而亦非其私言也天下之性同是物也而堯舜得之謂之中夫子得之謂之一子思得之謂之誠而孟子得之謂之善蓋同出而異名者也而子思又於中庸加詳焉故其說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夫身者性之所寓也而誠之之道亦必以明善而爲主豈非善既明則誠自立誠自立則性自

存而身亦能自誠蓋始終之條理者歟性善之論淵源殆出於此

性善本於子思○嗟夫性之說難明矣惟盡性者足以言之孟氏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觀其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使性而果惡耶則曰逹性之謂道可也奚其率既惡矣則極其所至當戾天地而奚人物可也又奚贊而奚參耶至於以善惡為混何異合燥濕而言水火裂性而三裂三而五又未免以一人之事迹定天下之性是非不能言也不能盡其性也安得孟子之徒與之推明子思子之說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自誠明謂之性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驗　中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疏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
荀子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
事疏荀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董仲舒策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揚學
行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揚修
身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
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
上焉者之於五者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
悖於四韓愈原性　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

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言語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人歸其厚矣李翺復性書

歷代事實 堯舜性之也孟子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語孟子道性善孟子滕文公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三子之言性

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韓原性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四年上性嚴重獨喜觀書長編開寶八年上性寬仁多恕嘗讀堯典嘆近世刑網之密同上孝宗淳熙十一年上曰熊克為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聖政

先正論建　元祐元年程頤奏皇帝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所以變化氣質養成德性

又第三劄云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學問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

文集菁華　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太極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正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書程子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自性而有動者謂之情此數者皆一也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上同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敘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横渠謂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敘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愚智之別塞者牢不可開蔽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蔽薄者

可以開而開之也易易開則達之于天與聖人同　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
弗性者焉上同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
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正蒙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西銘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
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
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一

性理門

性學二

以同禀諸天立說

論論性於有生之初當言其同而不當言其異論性於賦形之後當因其異而歸其所以同夫性一也何有同異之辨哉盖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有生之初也氣質之性賦形之後也有生之初天命之正理不以聖智而有餘不以愚不肖而不足賦形之後剛柔異制遲速異齊有生而鍾純粹之最者亦有偏而駁者亦有駁之甚者其最粹者固存其有生之常性不待復而成所此謂生知聖人也偏而駁者其爲不善必先就其所偏而發此固可得而反也若駁之

甚者則有於其生也即察其聲音顏色而知其必爲不善如叔向之母知叔虎之必滅羊舌氏之類是也嘗攷夫子之言性相近者即賦形之性也孟子之言性善者即有生之性也以有生之性發而爲賦形之性以有生之所以同散而爲賦形之所以異論性者可不因其異而歸其所以同哉

一氣未判太極存焉一氣既判三才立焉人固與天同此一氣者也是以人均一性性均一天初匪有二本也蓋嘗求之沖漠無朕萬理森然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豈非性之本體乎惻隱羞惡仁義有其端是非辭遜禮義有其端皆非外鑠我也豈非性之全體乎是性也果何自而吾知天之所以予人者然也彼其包羅萬[illegible]覆育

天之體乎降衷乎庶民賦予乎萬物豈非天之理乎
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
性之所有也而誰實予之乎天也今夫見孺子之將入井而
怵惕惻隱不期而自生其親之不掩則他日過之顙之有泚
發於天性之不能已此性之所形也而誰實使之乎天也今
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否聖人
之於天道此性之所均禀也而誰實畀之乎吾莫不一出於
天而非由外鑠我也夫以天之所以予我者在是而我之所
得於天者又不外是又可以二觀之哉

事料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書湯誥） 劉子曰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左氏成十三年） 天命之謂性（中庸） 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樂記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盡心上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初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

性學三 性情 以自性之情立說

【策頭】性果可以善名乎愚不得而知之也但見夫仁義禮智得於天而受於人即詩之有則書之降衷中庸之天命者也烏有一毫之不善哉情果可以善名乎愚亦不得而知之也但見夫惻隱羞惡之端辭遜是非之實其感物也無所將迎有非納交要譽而能至也抑又可以不善定之哉然天能予人以是性而不能禁其情之不動能使其初之一而不能保其終之不異自夫溺性之虛談者欲有以絕其情則其失為槁木極情之所欲者又有以蠹其性則其失爲揠苗彼其始念之不謹體認之或差其流禍可勝言哉

【策段】人生之性靜焉而無撓澹然而無欲無聲臭之可求無形體之可見烏覩所謂仁義禮智者然天下之物尋其枝葉

未有不得其根本者故自夫赤子入井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爲有仁自其蹴爾嘑爾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爲有義自其過廟過朝之事善惡是非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爲有禮與知也是所謂性也使其無是理於中則何以有是端於外循其有是端於外則知其隱諸内者之爲至善可知矣靜之中而有動者存是非表裏之義歟

性情一理耳有是性斯不能無是情性者理之自本自根也情者理之流行發見也性寓於寂然不動情得於感而遂通性之與情同此天理㒺混然不容名言人能反觀内省於眞機躍然之初潛窺默識於間不容息之頃則由動而推靜因用而求體而見是理之妙昭昭於吾之方寸矣

性情之難言久矣性無不善而情有善有不善非情之罪也循其初則見赤子而怵惕過宗廟而恭敬此心油然而生即此性之發而情之動也惟夫惻隱之性不充則流而爲忮害爲殘忍而仁至於虐矣辭遜之性不充則流而爲攘奪爲爭戰而禮至於亂矣所貴乎君子人歟養其天而返其眞全其實而保其粹性其情而不至於情其性則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爲宵有得可以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矣

評釋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荀子正名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上同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董仲舒性也者與生俱生也 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情原 伊川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 朱子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心性只是一个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 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

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即其情也　性情與心同是一理然命之與心卻似包着這性情在裏面故孟氏語意卻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此性故也此意橫渠得之故說心統性情也看得精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心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心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者也語錄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孟子解

性學四　性命　以不謂性命立說

策頭自夫子以性相近而待夫人而後性之學始開自夫子以道將行而歸之天而後命之學始著夫命者天之令也天既賦是理於人則貴賤尊卑一降而不可反榮辱得喪一定而不可移是雖智者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要未可徒謂之性性者生之質也人既受又是理於天則偏全清濁固若有間而聖狂愚智非不可移苟有是性皆可勉焉而至之也要未可徒謂之命謂命不謂性則知有天之所賦而不知有人之所養謂性不謂命則知有人之所爲而不知有天之所授以天而廢人而修性之功不加以人而遺天而俟命之學不講二者皆失之此不謂性命之說惟君子足以盡之也

策問

夫性命之理至難言也嘗謂孔氏之書其論性也則以爲相近耳至於命則又罕言焉夫性孰不知其稟於天而命孰不知其受於天有斷斷不移者然孔氏於此不敢執定理以律天下方且泥然於講明之際者誠懼夫人之有所拘也蓋天下至理未始不通學者見理則常至於執一故世之拘於性者則曰降衷自天本同一初稟受於我略無異趣是以聲色臭味我所欲也而人之具形乎天地之間者亦有所欲也性無所異命何與焉而世之泥於命者則曰父子君臣天之分也賓主聖賢天之道也彼天賦我以是命則吾惟安於命而已耳命無所差性何與焉殊不知天下之至理在人有賢不肖之殊而貴賤窮達初無賢不肖之異則君子惟當歸

之天在時有難易之殊而在已不可以難易而不勉則君子
尤當盡其天故性焉若定君子不謂之性命焉若定君子不
謂之命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
於安逸孰非吾性之所欲也是雖吾性之所欲當知吾命之
所安惟君子不徒徇其性故不必芻豢膏粱而皆可以適其
口不必文章黼黻皆而可以悅其目不必鳴鑾和鈴而皆可
以順其耳不必椒蘭蕙桂大路越席而皆可以養其鼻養其
體何者有命在焉君子不當縱其性而不顧天命也此君子
所以不謂性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
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孰非天命之所賦也是雖天命之所賦
猶待吾性之加勉惟君子不徒委於命故父子之間必思有

以盡其仁君臣之間必思有以盡其義賓主之間必思有以致其禮至於賢者則必思有以充其智聖人則必思有以全夫天道何者有性存焉君子不當委於命而不盡其性也此君子所以不謂命

諸儒 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讀書 張子曰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鑑正 南軒曰君子不謂性所以遏人欲之流而保其天性也者君子不謂命所以存天理之公而立其正命者也一則不謂性而性之理所以明一則不謂命而命之理所以著性命之理互相發明其義蓋精微矣

性學五 情

以性發於情立說

策頭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視聽言動舉由於禮其所以賦之者誰歟豈非民秉之彜即天之所命者也湛然而澄淵然而靜一動不流百慮盡息其所以畀之者誰歟豈非天之降衷即人之所受也泛應酬酢運用無窮剸裁闔闢靡有定所所以主之者誰歟豈非情之所動由性之所發也方是性之未感於物也泰然無為怡然自適舉天地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莫不總攝於此及其性感物而動也隨事曲當昭徹不惑舉天地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莫不洞察於此寂然不動而感通者常存出與理會而能定者不滅當是時情外無性性外無天而聖賢又烏有身外之學哉

策段 性者天理之混融也情則性之感物而流行無間斷者

也聖人以性之理甚大故言其相近而孟子以善名性則孔門不傳之祕著矣既言君子所性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謂性無不善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則孟子發明內心之學又益明矣其寂然不動者可以言性也感物而動則性之情也自性而之情而謂情爲不善者不知情之正者也

韓愈之原性其言曰性之品也有三情之品也亦然是殆未免於混情以言性也且愈之所以立是品也寧不曰中人可以上下蓋昔者吾師之說云耳而非私見之創殊不知夫聖人之言是獨論其所習而不論其所性也今夫上焉而善下焉而惡中焉而善惡之未定天下固有如是而相絕者也特非其性焉爾此性之惻隱焉而仁羞惡焉而義辭遜是非焉

而禮智人皆有之而聖愚賢不肖無擇焉性之本體當於是乎觀之惟夫天能予人以是性而不能禁其情能使其初之一而不能保其終之不異存亡判於所操善惡岐於所遇三品之辨至是而始立矣故夫寂然不動之中有感而遂通之機以喜怒哀樂之中發而爲皆中節之和者則堯舜文王孔子數聖人之所以安其情者也五官之相攻六鑿之相攘肆其所欲而不致其謹昏其所迷而不慮其返則桀跖之所以汩其情者也不能無慾而窒之不能無忿而懲之視聽言動之不能無非禮而勿之則賢者之所以制其情務致謹於善惡之交者也三品之情愈亦有見於此而已矣

事料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

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王伯　情之品有上中

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慾韓原性周子曰聖可學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惸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惡也惡夫佞者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但中其節之謂和遺書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饜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纂正

謝上蔡曰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胡五峯曰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已以恭儉為先

凡徇人欲自是危險莊子所謂其熱焦火者寒凝冰

南軒敬簡堂記云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其則敬立矣害敬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

性學六　命　以樂天俟命立說

策頭 昔韓文公序送孟東野以其不幸而歸諸天歐陽公序送方希則以其不利而歸諸命愚始觀二公之說不能無疑

以謂君子之人惟盡其在我而已至於窮達得失未宜敢輕於所托命也一有不遇則舉而委之天命不幾於廢人事乎及靜考二序所述然後知二公之意乃大不然韓公之言曰東野以其詩鳴信善鳴矣不知天將使東野鳴國家之盛耶抑將自鳴其不幸耶夫有東野善鳴而不免於窮餓然後可以言天歐公之說曰希則茂才入官二舉進士不利命乎而且喪然挪衣師心自往庶幾類於昔賢者乎夫有希則之茂才而猶苦於遭而然後可以言命曰天曰命必要其鳴之善才之茂者言之豈非人事之既極而後可以歸之天命歟

斷 凡窮達貴賤禍福死生在君子小人均曰命也然君子則循其性由其道而聽天所命焉所謂順受其正謂正命也

若小人則不由其道不循其性行險僥倖入於罟擭陷穽之中而不知所謂非正命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不容其損益焉君子修其在天者天命之流行順之而已故謂之正也小人則人為有以致之人為有以致之則是咈其自然之理然因其有以致之而命亦隨焉是亦命也而不得謂之正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非禮非義之事其為危殆有甚於巖墻君子不由者所以順受也然君子亦有不幸而夭如顏子不幸而見殺如比干者其為盡其道而死則一也命之正也桎梏死者謂有以致之而非其正也孟子之言特舉其大者言之耳窮達貴賤禍福亦莫不然蓋命一也而受之者異故有正有非正之別正者其常也而非正則有以咈其常故也

於此可以究命之蘊矣

大抵窮達得失謂之非天命固不可然窮達得失一委諸天命而謂人事之脩舉無預乎其間則又不免於誣矣昔德宗曰進中之亂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李泌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若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況吾儒平日涵養操存勉強學問果何事耶正將以究其說施而爲異日之用爾若一毫一縷必曰天命則是人事之脩皆無益也人事不修而委其數於天命其然豈其然乎

議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太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左氏註十朱子曰命有兩種然實不離於一一種以其貧富貴賤死生脩天

厚薄者言之一種以其智愚賢不肖皆明清濁偏正者言之
一箇在內一箇在外一个屬氣一个屬理問命字之義曰 命
謂天之賦與所謂天令之謂命然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
不同有以理言者為仁義禮智之性性者皆天所賦予故皆
曰命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
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命之
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要之皆天所予付人事盡處
便是命錄 語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語注
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俱以第一套

性理門

心學 附 誠 敬 志 氣 忠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敬為入道之門○洪範天地之大法而五事居次斷之以敬用之辭禮經帝王之遺訓而曲禮百篇先之以毋不敬之語理在天下固亦多端聖人垂教蓋無他說而洪範禮經必以敬為先者誠以學者入道之門無切於此者矣何者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凡其見於日用常行之際無所往而非道也如其泛泛從事焉質之以前言往行之書參之以諸子百家之說淺深有殊意精粗有異旨其上者既憚其

高遠而不可搏執其下者又疑其固陋而有所拘礙若涉巨川茫無津涯如歷通都岐路錯出終亦無所歸宿而已矣誠能反而求之天理昭然無不在我體之於心有一念之未正非敬也行之於身有一行之未純非敬也推之於事事物物之間有毫釐之未得其當非敬也所貴乎學者體察之必精踐履之必至持守之必堅昭昭然如天地在其前懔懔然如鬼神臨其側而後可以知其道矣大哉敬之功用乎至哉聖賢發明之功乎惟敬則能一一則舉天下之異[illegible]雜也惟敬則能固固則舉天[illegible]之羣動不能亂也惟[illegible]能通通則舉天下之萬務不能[illegible]也學者能即是以為依據之地則道之大端在是矣

心學貴在專謹〇一中分造化心上經綸此康節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謹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專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有和粹之心者其容必温有慈仁之心者其容必良有雍肅之心者必恭有保護之心者必儉耳目口鼻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心之爲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已以處求心而心非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已以體求心而心非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者是已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可得所謂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已然則心果安在哉曰日新之得即

念之敬罔念之狂即心之放有所忿懥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有所好惡則不得其正心之邪正其根於一念之微乎其所以非念之不生罔念之不形者又在敬學之涵養也

稽古偉議 聖賢閑心有要○聖賢以學之不講為可憂正以心之不保為可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勿云者形格勢禁之論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不可云者深懲而力拒之謂也巧言則必畏也佞人則必遠也畏而遠之者誠恐淫聲亂色之得以誘我于彼也聖道則必閑也楊墨則必拒也閑而拒之者將以固吾之垣墻而無外物之可入也凡若是者皆懼吾心之易以放也齋齋然而不敢慢兢兢然而猶恐失之質三

五六籍之所載而臨之如父母考之師友淵源之所及而親之如保傅是心不敢越焉誠慮夫審思明辨之不加篤志力行之不果則乍昏乍明若得若喪或恐失心之本然者非眞吾有也

大人存養其心○聖賢性天淵懿中函湛然其所稟賦與斯人同一初也自其反身而誠克明乎善審思於己而見吾體之爲大用力於己而先所養之謂大操存於喜怒哀樂之初擴充於火燃泉達之始知夫養心莫善於誠也吾自其誠心之所積至於賛化育而參天地非大人之大乎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吾自其可欲之所充至於篤實而有光輝非大人之大乎良心不失於赤子之時能事備於居仁由義之後聖賢

豈外己而求之哉欲捨己之天而求以極乎人之大者亦惑之甚矣

法祖嘉猷 關洛論心主敬○關洛諸公紬繹心學之扃鐍發明性學之淵源自敬之外斷無餘蘊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也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敬以直內也橫渠當以己心爲嚴師也夫惟守之以敬也鄙倍不生而此心廣矣暴慢不生而此心肅矣縱肆不生而善心長矣欺詐不生而善心萌矣是必起居出入無不謹也視聽言貌無非禮也淵嘿雷聲尸居龍見無敢欺也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無敢慢也對妻子如對嚴賓待童稚如待長者暗室屋漏洋乎如在右之有神不覩不聞儼乎如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夫然故雲

行雨施此心之充魚躍鳶飛此心之察洞然明鏡湛然止水與天地同其流與造化同其游而虛明純粹不失赤子之初矣諸君子所以潛心孔孟以入堯舜精微之妙者其功用至實也

周程誠敬之學○天佑皇家斯文未喪濂溪先生獨以正學爲本朝倡通書一篇一則言誠二則言誠河南程氏相與羽翼之又恐學者之無所從入也諄諄然告其門人曰主一之謂敬嗚呼盡之矣此愚之所謂學者入道之門無切於此者矣大抵道有統言有要不得其統則茫無所覊不知其要則雜無所歸此學者之通患也聖賢之學固非淺末之所能窺切謂濂溪得孔孟之旨者在誠程氏得濂溪之傳者在敬存誠

則可以盡道矣主敬則可以盡誠周矣程遺書歷歷具在苟知敬之一說則心學有所用力矣

時文警語心難以有無論○世之論心者多矣而罕有知其說者膠於物者則認以爲有流於空者則指以爲無認爲有者認贅爲嫡之說也認爲無者槁木死灰之說也此無他心學之不素講故也殊不知無者近乎性而性非心也有者近乎情而情非心也心出於性情生於心故心雖本於無而心非無也心雖應於有而心非有也凡性其心於空虛無用之地與夫情其心於相刃相靡之域者皆非知心者也噫心者五官之主而神明之舍也人具是心而不能知其說抑亦不思之甚也古之人得是理者惟吾孟子觀其言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夫操之則存則心非眞無也舍之則亡則心非實有也心非眞無亦非實有吾知是心之存乎人其神矣乎

心爲體之大者○心内也爲此身之主身外也爲此心之役心者天之爲是神明之舍也仁義禮智之所從出也道德性理之所由根也是天之所以與我而先立乎其大者也是我之所以得於天而爲己之至貴焉者也恍惚而經緯萬方寂然而感通天下之故其斂而靜也不盈一握其舒而散之包宇宙而爲之關鑰獨非此心之大者歟彼耳目之視聽視聽而止也吾心實爲之運動也手足之舉履舉履而止也吾心實爲之運動也凡而關節脉理之微血氣膚髮之細皆所謂

體之小而非其大者也故以形而論則吾身爲大方寸甚微也自性而觀則中函萬象而眇然之軀何有焉其體之所謂大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

心知所存則正〇所以爲神明之舍者此心也所以爲五官之主者此心也人能致察於赤子未失之初謹獨於夜氣以存之際捐其私心而堅其誠心去其人心而存其道心湛然止水之無波淵乎明鏡之無塵則施之四體蓋有不言而喻者吾見其有耳也而聰聽之心存有目也而明視之心存有口體也而言動之心存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是其有所主於中而後無所役於外者也苟惟不然則或蕩於視而目視惡色矣或流於聽而耳聽惡聲矣或逐於言動而口體之

累有之矣可不以心爲重哉

論語駢珠

克念克敬天君泰然　欽乎方寸不見其不足
能安能慮百體從令　塞乎天地不見其有餘
耳目之視聽此爲之聰明　肫肫其仁粹乎其不雜也
手足之操履此爲之運掉　洞洞其敬濬乎其無僞也
血氣寔心之賊嚴而防焉　道未足以勝情則道與情交戰
嗜欲蠹心之蠱摒而去焉　心不足以御氣則心與氣交馳
暗室屋漏如侍嚴師所以運此心也
出入遊衍如見大賓所以敬此心也
出入無時非得於操存則其失也縱

旦晝梏亡非得於涵養則其失也蕩
擺意馬之易馳而難制則範轡不敢一日弛
慮心茅之難鋤而易萌則芟荑不敢一日廢

當今獻策

心學莫加於敬（天下之理未有不該於此心之敬者學者知從事於敬則孔孟之正傳濂溪二程之遺說可以得其指歸矣獨嘆夫權奸用事不便於儒者之正論遂以爲之名加之彼其間固有徇名而忘實有言而無行者非獨權奸之所惡亦吾儒之所惡也加之以僞其又奚辭然伊洛諸儒之所講明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寓焉而盡欲使之揜銷迹滅而不復見三綱可淪九法可斁也豈理也哉氛翳既掃日月復明逼者登用眞儒發明正學庠序諸生宜服習

乎濂溪二程之餘訓然切覿今之所謂學者矣其上則高談
性命不切事情而失之於空疎其下則剽竊語録依托名字
而失之卑陋所謂濂溪二程之學未必眞有得也夫紹興初
程氏之門弟嘗用矣未幾而復廢慶元初程氏之宗派嘗再
用矣未幾而又黜是非吾道之不可行於天下也宗主正學
者固有其人而付畀以求進者率多空虛無實之士彼小人
者幸其隙而攻之併以累正人矣故愚以爲講明心學者不
在於空言也惟在主敬而已矣主敬之說行則所見者皆眞
知所行者皆實行則河南之書可以傳之萬世而無弊也
誠爲心學正傳故嘗論之中庸大學孔門心學之正傳也
二程立言蓋得乎中庸大學之指歸也後乎儒宗之相爲講

明者是又得乎二程之流派也蓋誠無一念之不存道無一德之不著尚有志於道者捨誠其可哉有能端此意於尸居龍見之時歛此念於淵嘿雷聲之頃言亦誠也動亦誠也視聽亦誠也出入進退無一而非誠也夫是以見於存心則善端之發見而天理之流行形於爲學則智識之日明而見聞之日廣外物不足以爲吾累也尚何有於紛華之悅人己本無殊觀也尚何至於彼此之分一是一非不待辨而明也又有何於異端之惑夫如是則由伊洛之派以遡洙泗之源而此道之傳信在乎是矣

盡其心者有道○操存舍亡者人之心出入無時者心之則將以盡之如之何而用吾力耶故必力行乎明善誠身之學

者而後心可盡必深加乎致知格物之功者而後心其盡大而言之未發之中既發之和是心無不盡也小而言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心亦無不盡也自一理之盡推之至於無一理之不盡自一事之盡推之至於無一事之不盡如是則此心既盡眞見内融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矣

當意收結心貴不失其初○嗚呼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亦全其所謂初而已良知良能具於孩提之童秉彛好德稟於生民之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形於四端非外鑠我也愛親敬長孝慈友悌發於天性非自外至也謂之降衷謂之受中謂之民彛謂之天則皆赤子之心所素具者其謂之無初可乎獨嘗怪夫天之所賦乎者均是人也則亦均有是初也均有是

初則亦均有是心也然極其終身之所成就其止者為聖為賢其下者為愚為不肖名位品級又各不侔乃若是焉者是豈其初之固然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使天下之人皆能如其初之所有全而存之則亦何有於失亡之憂惟其物交乎前情動乎外來者無窮至者不一而後其初之渾然者始分散混雜而莫得其全矣愚故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亦全其所謂初而已執事諒亦以愚言為然

心有所謂同然○雖然良心斲矣而同然之心常在善心喪矣而同然之心未嘗息必欲律天下而皆聖賢固不可不理義一入乎心則舉天下皆悅之今夫口之於味也天下豈能皆易牙而有口者咸知其為味耳之於聲也天下豈能皆師

賾而有其者皆識其為聯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不必皆
聖賢而有心者皆悅其為理義於此而謂之同然也尤信

故尋源流

經傳證言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養心莫善於寡欲證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雜隨心居中虛以治五官謂之天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或問莊曰通四海雖遠治之在心楊孝至神心惚恍經緯萬方或問神曰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

之潜也猶天測之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揚子問神

歷代事實帝王類見君心類　昔仲尼潜心於文王達之顏淵潜心仲尼未達一間耳揚子問神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爲政　顏子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　顏淵曰敢問心齋仲尼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公孫丑上

皇朝典要孝宗淳熙十二年上諭梁克家否泰陰陽之理人須是清心寡欲　又論及復卦曰惟泰人之一身與天地相

為流通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　乾道七年虞允文奏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剝則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允文家奏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于仁而已上曰然　餘詳見君心類

大正論建　並見君心類

文集尚書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遺書　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番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垂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　心有所主則不能動矣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爲上並同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皇極經世書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地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之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文集心統性情也正蒙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同上屏山云以火煉金則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爲貴夫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汩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焉寄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混爲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淆爲主宰焉知其雌雄者由煉之不精

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為靈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變謹其所養動無餘抗、朱子曰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　人只有一个心未動時謂之性已動則為情欲又是情上發出來底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　心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這裏語錄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孟子注

心學二　以存誠閑邪立說

策題　心學難言久矣以心有所主則虛者伊川訓門人之辭也以心有所主則實者明道告與叔之語也夫伊川謂其虛

者以主敬而言也涵養莫如敬以敬存心則天眞湛然表裏澄徹如太空之淨如明鏡之瑩而外物不能累矣明道謂其實者取虛器入水譬也器中之水已盈則外物不能入猶君子一心四端具備則充然有德無非實理而外患不能干矣要之伊川之所謂虛即夫子絕四之旨明道之所謂實即孟子充實之意內之靜定則外不能撓內之充溢則外不能乘

東萊人惟一心攻之者衆少懈而受其一皆不足以爲身之主宰矣故有所忿懥則此心流於忿懥有所恐懼則此心惑於恐懼有所好樂則此心溺於好樂心不能制況於形乎是以古之聖賢以心御形而不御於形以心役於形而不役於形歷山之耕南風之歌勞逸若變矣而舜之心則有所主而

變羑里之囚虞芮之朝與憂樂若變矣而文王之心則有所主
而不變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若變矣而曾子之心則有
所主而不變自非所主一定又安能於勞逸憂樂死生之際
而不變其常心哉大哉心乎其會道之源乎湛然虛淵然
止水洞然明鏡賢愚一途轍今古一戶牖蓋自去聖絕學之
後英雄豪傑功利崢嶸經生學士知見爛熳泛乎不知所歸
宿者幾十年矣而近世學者始有能發明去蔽之說先立其
大者之說揭諸人亡書廢之餘而金玉黼黻之豈亦風天下
之微意歟　天下之理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苟失其養則
無物不消身固不可無所養也而心尤不可無所養焉人知
備聲色以養其耳目備臭味以養其口鼻備安佚以養其肢

體至於心則獨不知所養焉豈愛其身而不愛其心哉徇嗜欲以爲重則天理日微而不之覺縱口體以自豐則心志日消而不計養其小而失其大是誠有場師之賊爲狼疾者矣人

書思 養心莫善於誠　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注周子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九襄悴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敕文

性理門

心學三　誠　以至誠無妄立説

策頭謹獨之訓佩服於中庸毋欺之語書紳於大學然後知聖賢講明斯道啓迪人心自一誠之外斷無餘説而異同之論不必疑焉可也蓋言天下之理至中庸大學而止語中庸大學之要至於誠而止自昔聖賢立言垂訓豈不能旁引曲證以示學者而一則曰誠二則曰誠必使之拳拳致力乎此者蓋以爲養心主乎誠則不汨於私慾而有操存之功爲學本乎誠則不膠於聞見而有自得之妙以之接物則外物不能惑以之燭理則衆理無不融以之明辨是非則異端邪説

皆不足以撓吾之正其眞本末該體用孰非此誠也不然天理不明人僞滋熾捨吾身踐履之實而求道於茫昧之中吾見用力雖勞而去道愈遠矣

策段中庸以戒謹恐懼爲進德之始而大學則以恐懼畏敬爲正心修身之累中庸以誠爲君子之貴而大學則以誠爲小人掩匿覆護之心非子思之求異於曾子也蓋學貴謹獨而驚怖瑟縮亦學之患誠貴不欺而羞愧忸怩亦誠之基故子思論君子之誠必示其形動明著之極功也曾子論小人之誠僅取其一念之隱惡揚善而已耳愚是以知曾子之論若必異於子思之論而爲不欺則心雖異而同此之謂也學一而已道外無學誠一而已誠外無道前聖之所講明者

此理也後儒之所發揮者亦此理也不求其理之同而徒惑其言之異是豈聖賢所望於學者之意哉昔劉元城學於司馬公之門方其請問之初以求道之所從入而公所以告之者不過曰誠而已蓋用志卑近而滯於形器之近者非吾之所謂道溺心過高而蕩於虛無之境者亦非吾之所謂道惟體之吾心反之吾身而有眞踐實履之誠則日用常行無非是理此元城得一語於司馬公終身行之而不敢失者其有見於此歟　嗟夫性焉安焉者聖也復焉執焉者賢也聖則希天賢則希聖其分量之小大氣質之清濁才品之高下固有不可强而同者然生知學知其歸一致安行勉行其終同功恐懼不開此誠之固執者也而能極天地位萬物育之功

曲能有誠此誠之未至者也而能造至誠能化之神擬言議動之學而至於變化悠無誠立之驗而極於明通此造化之實理鬼神之實德聖神之極功又孰爲有餘孰爲不足哉噫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明之教學者不可一息間斷也

事料 閑邪存其誠易乾卦　夫惟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　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中庸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 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荀子不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書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上同 程子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脩身不以誠則學

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本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乎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遺書）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並同上）　邵子曰智數或能施于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皇極經世書）　張子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

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正蒙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人之所歸亦未始不在於實也中庸注　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語錄　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理同上

心學四　敬　以隨寓自警立說

策題　日日新又日新成湯盤銘之語也而湯之進德者不獨在於銘盤之時敬勝怠義勝欲武王銘几之辭也而武王之飭躬者不獨在於銘几之際蓋古人寓戒於外物者非難而致謹於內心者爲難盤銘在前澡滌必見湯固不敢玩視矣然湯之自警豈外是而少怠乎几銘在目坐作必覿武王固不敢忽視矣然武王之自戒豈外是而少弛乎故制心以禮湯有胷中之盤銘五事敬用武有胷中之几銘此論古人之心學者所當深致辨也

策體　大哉敬之功用乎至哉古人之持敬乎惟敬則能一一則舉天下之異說不能雜也惟敬則能通通則舉天下之萬

務不能敬也昔者孔氏之魯論孟子之七篇其言道固詳矣雖未嘗專指於敬而敬之理常隱然見於所言之中如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此敬也非禮勿言非禮勿視則此敬也至於持其志毋暴其氣之說養其性則可以事天之說則亦此敬也在乎人默會之耳蓋以內心之敬苟存則肅然收斂一物不容而以之對越天地可無愧也

自心學不傳漢儒蔽於訓詁唐人溺於詞章歷數千百年心學影響不存矣逮至本朝濂溪先生獨以心傳之學為諸儒倡書通一編一則言誠二則言誠誠即敬之充也二程先生從而和之其說尤著明道曰心有所主則實故以弊屋禦寇驅逐不暇言之也伊川曰心有所主則虛故以肉盤玉比喻

物非憑言之也或以虛言或以實言非自異也伊川謂其虛者蓋涵養莫如敬以敬存心則天真洞然表裏澄徹所見者無非理而外邪不能入矣明道謂其實者蓋四端具備則充然有得無非實理而外患不能入矣敬之功用如此哉

夫人有一心攻之者衆不以紛華侈靡而自恣不以逸樂安康而自娛而拳拳乎飭己之務汲汲乎典學之益隨事致警隨寓致戒一舉動不敢輕一出入不敢縱此固善自防者也然愚獨謂隨物以致戒假於外之使然者也主敬以持戒本於中之自然者也蓋外有所托而後警吾固有得夫可覩可聞之防內無所汨而自警吾誠有得夫不覩不聞之妙操存脩省之嚴苟僅見於目擊規警之時而慢忽縱弛之私或萌

於尸居淵邃之頃若是則雖外有所警特具文也身有所檢
特美觀也將奚補於心學之所得哉

[illegible]舜命禹曰敬脩其可願（謨禹）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
之（記檀弓）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歌五子之）湯聖敬日躋（詩）惟天無親
克敬惟親（書太甲）文王於緝熙敬止（詩文王）成王召公曰曷其柰
何弗敬（書召誥）羣臣進戒曰敬之敬之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詩敬之）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今人主心不
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
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
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
敬則無間斷嚴恭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遺書伊川）

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語錄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大學問　朱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心學五　志　　以脫去凡近立說

箴題有樂道者之志有行道者之志志於樂道者則曰吾所樂者內也不願乎其外吾所盡者己也不求乎其人灑然蟬蛻乎塵埃之表盎然春融乎義理之眞味斯言也想斯人也其必嗜慾淺而天機深外誘忘而本心定聖涯涵泳眞趣昭融視夫區區利欲之場逐逐得喪之境者猶大鵬之於斥鷃也非識之高者其孰能與於此　志於行道者則曰民塗炭矣我與拯之國侵削矣我與扶之師旅飢饉之變不敢辭其難祭祀賓客之事不敢遜其責味斯言也想斯人也其必力量定而自信深規模審而自任重言之必可行行必可效其視

夫坐視時世之危迫無經濟之畫猶五穀之於稊稗也非器之宏者其孰能與於此

策 聖賢之學以志御氣而不以氣御志以志移氣而不以氣移志凡立其在我者有確然不可奪之理則舉天下事變之來皆浮雲而蝸角耳奚足為吾惑者故貧富自貧富貴賤自貴賤生死自生死而在我者常自若也且雷澤之漁嬀汭之嬪貴賤殊異矣而舜之志未嘗變也有莘之耕成湯之聘貧富遼絕矣而伊尹之志未嘗變也結纓之時易簀之際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子路曾子之志未嘗變也吁是果何修而得此哉則亦內有所恃而或憂或樂或驕或懾或盈或涸皆不足以乘吾間而奪之也

戰國以來世變趨下人才謭薄志趣迂踈毀瓦畫墁姑將求食馳驅詭遇惟欲得禽訑訑驕色秖爲墦間乞食之客耳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富貴利達而爲之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而爲之識者君子深爲忸怩故曰加齊卿相不之動心萬鍾之祿於我何加使之得志則堂高數仞榱題數尺皆所不爲蓋將有志於行道故他則不經其意矣

今世之詭於自耀者孰不以曾點自文哉弊衣垢形閉門靜坐未必不曰此春服之襟度也問其實則動色於青紫之榮冥心於金朱之貴點之春服似不爾也登高眺遠風流自命未必不曰此風雩之氣象也問其實則悅耳於東山之絲竹蕩志於別墅之田園點之風雩然不爾也吟風詠月連篇累

牘未必不曰此浴沂詠歸之留次也問其實則徼幸利達弄筆墨於希恩倖報之童困處無聊寫寂寞於借助乞憐之句點之浴沂詠歸又似不爾也曠放不根流為禪學高虛自表每誤蒼生者易地皆然吁此愚所以有嘆於聖門自得之學

[illegible]上下交而其志同（泰卦）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在心為志（詩大序）志氣塞乎天地（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上同）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中庸）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里仁）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士志於道（述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語十 子夏博學而篤志 張子 懦夫有立志 孟萬章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盡心 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通書志學 伊川曰心之所存為志蓋志無迹而氣有形 遺書 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則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illegible] 朱子曰志是心之所向意又是志之支脚 語錄 意

與情相近志與性相近志只是心寂然不動發出便喚做意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同上

心學六　氣　以養成剛大立說

策頭有稟受之氣有充養之氣稟受之氣未足以爲氣惟不以稟受而廢充養浩然有得於配義與道以成之者斯眞所謂氣蓋人之有是氣必當有以養是氣有是氣而不能養是氣則其氣有時而餒矣今夫氣之在人富則樂貧則憂貴則驕賤則厭生則盈死則涸是氣爲物所變而所謂氣者不過血氣之氣而已以血氣爲氣則旦之銳者不保其暮之不銷一之作者不保其三之不竭平居無事則哆然盈溢於其外一旦臨毫釐利害則慊然餒敗於其中聖賢所貴乎養氣者

此其慮也

【案】【語】聖賢之論氣亦多說矣曰心合於氣氣合於神是心者氣也神亦氣也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是剛者氣也柔亦氣也夫曰心曰神曰剛柔皆足以見是氣之寓則夫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亦孰無是心孰無是神孰無是剛與柔而充塞天地之功乃不多見是存養之學尤在所當論也葢知所謂養則無物不長是氣將爲天理之用不知所謂養則無物不消是氣將爲人慾之誘用於天理天地雖大皆爲吾身內物而吾之所有大矣誘於人慾念慮雖微皆奪於吾身外物而吾之所有微矣

浩然之氣非夫人之所少也孩提之初氣專志一固有是和

矣及其少壯則隘焉平旦之初夜氣所息固存乎其心矣及夫旦晝則梏焉湿孩提少壯於一和合平旦與晝於一心孟軻豈異於人哉天之所以予我者厚不敢薄之也我之所以受於天者貴不褻之也故自吾得夫至大之氣也居之以廣居行之以大道而浩然其大者未始或隘也自吾得夫至剛之氣也威武則不屈貧賤則不移而浩然其剛者未始或歉也自吾得夫氣之直也儀秦則斥之以妾婦楊墨則闢之以禽獸而浩然其直者又未始或撓也

夫浩然其大浩然其剛浩然其直人薄之而已獨厚之人廣之而已獨貫之關諸百聖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欺上以緯河漢而經日月可也下以振河海而動山岳亦可也晉楚之

富非不富也吾不見其為富卿相之貴非不貴也吾不見其為貴萬鍾之祿百乘之車非不榮也吾亦不見其為榮彼以其富不若吾義之富也彼以其貴不若吾德之貴也彼以其榮又豈若吾仁之為榮哉夫舉物之大莫加乎吾氣之大吾見其渾乎而莫吾窮悏乎而無欠缺斂之則實乎方寸充之則彌滿六合此孟軻之所以獨得善養之學也歟

[illegible] 顔回問心齋仲尼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莊子人間世）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公孫丑）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荀子修身） 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楊子） 程子

曰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讀書驕氣盈吝氣歟

問邵子曰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問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正蒙人之剛柔緩急有才有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而反之其本使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問朱子問浩然之氣是人所受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若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然人所禀氣亦自不同有禀得盛者則爲人强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禀得衰者則委靡柔懦都不解有所立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卻

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語錄　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爲人氣之偏且塞者爲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爲人得其濁者爲物假如大鑪鎔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查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致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致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見物類中亦有知君臣父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只爲他不能充治耳　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上同　東坡曰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衣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岳幽則爲鬼神而
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東萊曰氣聽命於心者
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賦之在人逸則肆勞則
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動而心爲之變有不能
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令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爲
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
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　爲氣所　御以心移氣
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
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
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
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

心學七

忠恕　以發明一貫立說

策題　聞之師說忠恕之說有二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曾子極致之論其動以天固聖人之事子思近道之言猶參較物我而未能相安於天乃學者之事然由子思之言以造曾子之所以言亦曷嘗不混然爲之哉嘗試論之盡己者忠也推己及物者恕也至誠無息者忠也極而至於萬物得所者恕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忠也充而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恕也由微而至著由約而至博忠恕之道也忠恕兩端孔門行之熟矣門人獨不知此乎使門人知忠恕之體用則知一貫之學亦惟自體以達用夫子蘊抱之妙獨不可窺其涯涘乎聖人忠恕之極致獨不可勉慕而

至之乎

策段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豈非所謂形而上者耶子貢悟不可聞於可聞之中其亦庶乎知道矣是故一貫之說聖人既以語曾子復以告子貢者亦以二子之學雖所得有淺深不同然其有聞於道則一也迨曾子出而告門人則又析一貫而為忠恕夫既謂之一貫矣又何忠恕之異名耶盖一貫之說唯曾子可以徑領之而無疑其次莫如子貢下此二子而驟以語之其有不至於惑者歟是故曾子不徒示之以一貫而必指其所從入之門忠恕也者一貫之所從入也盖盡己之謂忠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己以及乎物混内外為一

體非一貫而何然則曾子誠可謂善語道以敎人者矣吾夫子一以貫之之說而曾子指以與人則有忠恕之學焉忠所以謂體恕所以爲用純實篤至理旣有以盡諸己而後誠切懇到之意乃可以施諸人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中庸所以明忠恕也朝夕之間處身接物常能以此體認乎人己之際使表裏合而體用該則與學道之功也夫忠以處己恕以待人者若爲二物而因人己之合以見道之一乃所以爲道之至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惟其二而後可以明其一是曾子忠恕之學也忠恕之言曾子特以喻聖人之道爾而謂其果足以盡一貫之妙或者其未明曾子之意乎厥後曾子之學傳於子思而

子思於中庸明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夫子思之言其盡道而謂之不遠於道毋亦以推己及人之學近於吾道之體用乎觀子思不遠之言則知曾子忠恕之論正欲學者之近取譬也不然曾子豈抑夫子之道者乎噫一唯之外寂無他辭此固曾子之先覺也聖賢遠矣後之學者爲曾子不得爲子思斯可矣

譯註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語四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語十五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盡心上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

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語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遺書龜山或問忠恕之義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忠恕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忠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忠恕其地位如此則說如此　朱子曰忠恕兩

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殖正所以發明此義也以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説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性與天道者未嘗爲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尤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偶礙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待問卷之五十三